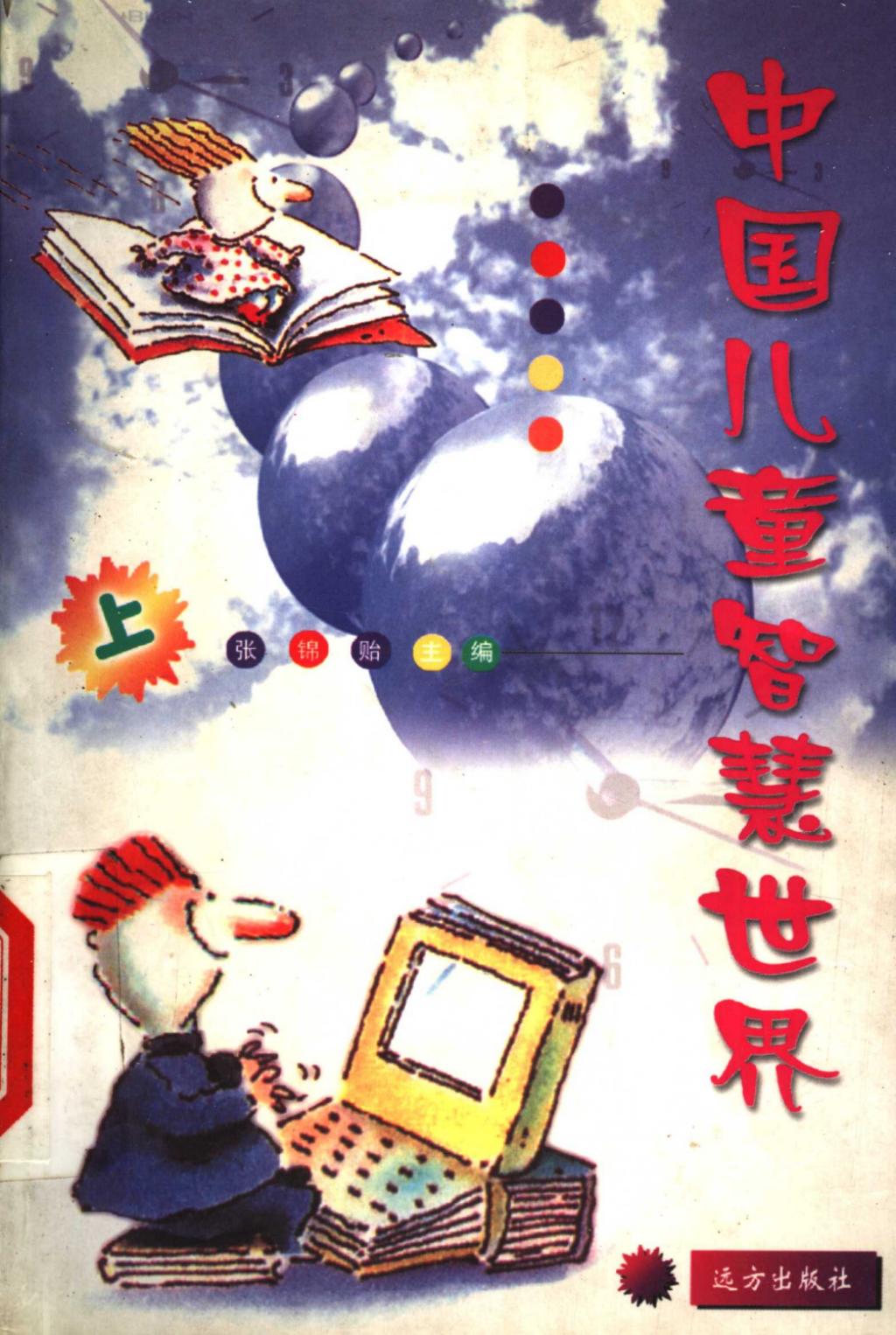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儿童智慧世界

张锦贻主编

上

远方出版社





90219560

中国儿童智慧世界



远方出版社

SCA63/01

目 录

智慧小说

红山茶	黎汝清	(3)
小筏夫	崔前友	(23)
冰滩下的秘密	郭玉道 左可国	(40)
驯狗师阿金	水 青	(58)
蓝军越过防线	李建树	(67)
默默的《致爱丽丝》	华 华	(84)
野人谷斗狼	蔡振兴	(89)
那年我十六岁	海 笑	(100)
保卫科长的儿子	虞运来	(112)
小侦察破案	周乃光	(123)
选拔	童承基	(128)
龙门渡纪事	郁 青	(134)
小医生与巫师	普 飞	(150)
种瓜记	竹 林	(159)

在茫茫的林海里 李自由 (169)

智慧故事

喜欢太阳的孩子 吕 谦 (189)

丁丁观火 黄永邦 (197)

猎猪记 张成斌 (207)

三个小伙伴 黄旦登 (212)

我和表弟出海 谈庆麟 (218)

守秋记 何桂兴 (226)

奇探阿朋 晓 纪 竖 立 (235)

智擒盗宝贼 刘连恕 (248)

误闯阎王殿 谢龙云 (255)

林中遇险 李 迪 (264)

谁是凶手 牟怀柯 (270)

人狼之战 李向阳 (276)

与狐结盟 贾达诚 (284)

荒漠情仇 杨天龙 (288)

阿勒泰山鹰 河 桥 (296)

少年打猎 建 平 建 华 (301)

我的老“杆子马” 宋新华 (306)

牧鹅散记 天 昌 (31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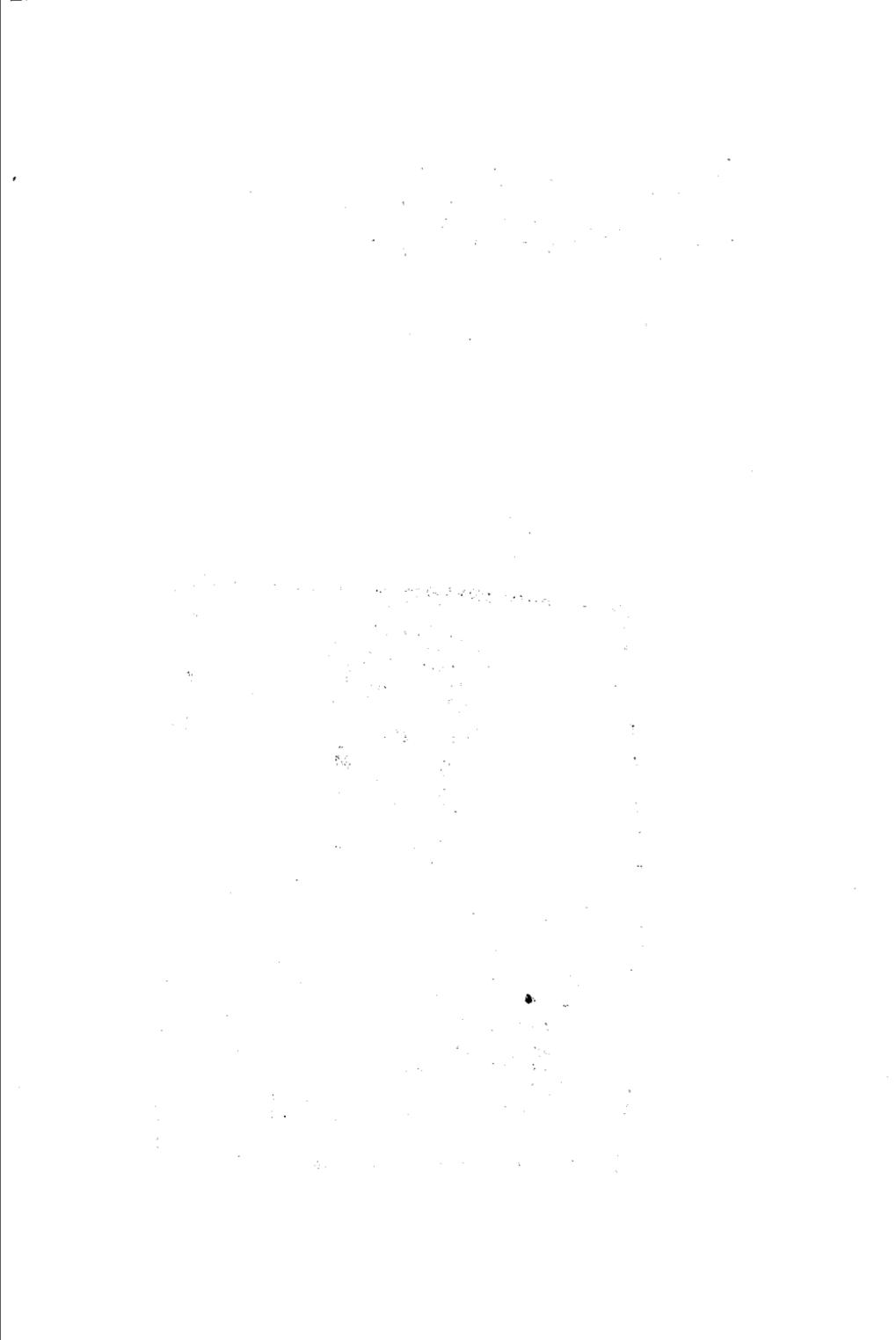
捉蟹 郑钦南 (317)

目 录

- 儿女心 (香港) 周蜜蜜 (321)
从小爱科学 邓锡铭 (329)
读书的乐趣 王梓坤 (333)
郭沫若小时候的故事
..... 方国荣 徐来 (340)

智慧小词





红山茶

黎汝清

红军主力长征之后，我跟随游击队上了紫云山，斗争是很艰苦的。国民党白狗子和地主武装保安团，杀回了革命根据地，他们高喊着“茅草架火烧，石头要过刀，杀尽共产党，通共命难逃”的反动口号，大肆屠杀革命群众，对紫云山区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和残酷的“清剿”。山上的游击队和山下革命群众的联系越来越困难了。

清明前后，正是紫云山区最美丽的季节。俗话说：“清明时节花满山，最美最艳数杜鹃”，可是，我内心里，却更喜欢那些又高又大的山茶花。这山茶，花朵儿又红又大，红得发紫，比杜鹃花好看多了。那山茶的籽又可以榨油，山区里的人家，点灯、炒菜全用它。我的名字也叫山茶，别人都叫我茶妹子。

爸爸是红军的营长，他跟随主力北上了；妈妈原来

是区妇联主任，现在是游击队的政委，留在原地坚持斗争。这一天，妈妈独自坐在山洞外面的岩石上，凝视着万紫千红的山头，沉思默想。我看得出，她不是在欣赏美丽的风景，她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。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，紧紧地偎依着她，轻声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是想爸爸了吧？”

妈妈看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沉默着。

“你为什么发愁呢？”

“傻孩子，”妈妈抚摸着我的柔发说，“到山下取联络的人已经去了三天了，还没有回来，我们有好几个联络点都断了线了！”

“为什么不再派人下山呢？”

“山下敌人封锁得很紧，又出了叛徒，已经有三个同志落在敌人手里了！”妈妈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，“再派人下山是很危险的！”

“派我去吧！”我不知为什么，忽然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。因为我对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务，实在没有把握，说得有点胆怯。

不等我说完，妈妈就打断我说：“下山，可不是闹着玩的事，你年龄小，没有经验，还是个女孩子，不行！”

妈妈一连说了一串我不行的理由，反而把我的拗劲激起来了，心里很不服气。我抗议地争辩说：“谁说我没有经验，我当了三年的儿童团团长了。年龄小，是女

孩子又怎么样？我们在反‘围剿’的时候，不是照样抓奸细逮俘虏吗？……”尽管我说得很激动，可是妈妈仍然不动心，我有些急了，气哼哼地说，“我反正在你面前永远也长不成大人，人小怎么样？敌人更不注意！”

这后半句牢骚式的气话，倒引起了妈妈的重视。她猛然扭过头来，我看到她眼睛放光，深情而又兴奋地瞅着我说：“哟，你还怪有理呢！”她沉思了一会儿又说，“好，我和大队长商量商量再说。”

我知道，只要妈妈同意了，大队长是不会有意见的，我一头拱进妈妈怀里说：

“妈！你真的同意了？我保证不给游击队丢脸！”

二

我今年虽说过了十四岁，由于长得比较瘦小，所以看上去，也只有十二三岁。妈妈给我扎了两条小短辫儿，走路说话都摇来摆去，像个货郎鼓似的，更显得孩子气了。这成了别的游击队员所不能具备的优越条件。

第二天，我就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，提着一篮子春笋下了山。我按照妈妈告诉我的联络方法和暗号，和几个秘密联络站都取得了联系，解决了一部分粮盐，还得到了两份很有用的敌情情报，使游击队成功地袭击了敌人，我觉得我取得了正式的游击队队员的资格了。游击队员们都揪着我的小辫子既器重又开玩笑地说：“茶妹

子不简单，简直是我们游击队的大功臣小英雄了！”我听了心里甜滋滋的，像灌了一罐子蜜。妈妈却提醒我，叫我不要骄傲，不要麻痹，并给我讲了好几个骄傲自满麻痹大意出漏子犯错误的故事。她说，有一次，一个游击队员下山，就是因为扎了条军用的牛皮腰带而暴露了身份被捕的，妈妈告诫我说：“在白色恐怖中，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谨慎，半点疏忽大意都是不允许的，这种血的教训很多，牺牲个人的生命还是小事，给游击队带来损失，那就对不起党，对不起革命了。”

妈妈的谈话，是严格的。内心里，我承认妈妈是对的。过了几天，我就接受了一项新任务——到石塘镇去找一位石爷爷，他是石塘镇的支部书记。

石塘镇是一个三百多户人家的大墟镇，镇子周围有高高的寨墙，寨门上修着岗楼，镇上驻了一个五十多人的保安队。石爷爷通过保安队的内线，搞到了一百发子弹，要游击队派人去取。游击队派了一个姓姜的同志去，结果一去就没有音讯了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一点也不清楚。大队长和妈妈商量了好几次，才下决心派我去。这石塘镇我没有去过，石爷爷我也不认识，这次任务显然要比往常复杂得多，妈妈给我详细介绍了石爷爷的情况，千嘱咐万叮咛地送我下了山。

现在已是初夏季节，我提了一篮子香菇，唱着山歌，来到了石塘镇。一进寨门，就叫保安队的匪兵拦住了。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红眼睛，气势汹汹地问我：“你

到哪里去？篮子里盛的什么东西？”

我把篮子举到他面前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我是樟树坪的，给我外公送香菇！”

“你外公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住在西街二甲三号，他姓张！”我说的这个地点和姓都是假的，可是我说得很干脆很肯定。

接着这个匪兵就检查我的香菇篮子，他一边检查一边看我的神态，我就做出一个“反正你什么也查不出来”的姿态，非常镇静地等着他。

这个匪兵乱翻了一阵，把手伸在篮子底上摸了几把，就放我进了寨子。

三

我按照妈妈的嘱咐，敲响了石爷爷的破旧的木板门，门开了，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汉子站在我面前，他胖胖的圆脸，红红的脸色，看来保养得很好。这人看了我一眼，粗声粗气地问我：“你找谁？”

这个突然的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我没有精神准备，不由地愣住了，以为是敲错了门，一时不知怎么样好了。

这时，他忽然醒悟了似地满脸堆下笑来，高兴地说：“你是给我送香菇来的吧？你妈妈好吗？”

他说的是我们联络的第一句暗号，我应该回答：

“我妈妈很好，她还叫我问你要不要木耳呢！”但是，我没有回答，我似乎猜到姜同志下落不明的原因了，我只是说：“我走错门了，我不是到你家来的！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这个人立即拉住了我，在我耳边轻声地说：“小姑娘，我是秘密游击小组的人，我正等游击队的指示呢，快跟我进屋里去吧！”

我承认我的经验不够了，虽然我没有回答暗号，但是我的发愣和犹豫已经暴露了我的身份。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如何办才妥当，只好下意识地跟他走进了屋里。

这是一个很小的院子，正面坐北朝南有三间茅草房，院子里还有一棵梧桐树，这和妈妈说的完全一样，这肯定是石爷爷的家。屋门口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依在门框上瞪着好奇的眼睛看着我，据妈妈介绍的情况，他应该叫石柱子，是石爷爷的孙子。石柱子的父母都随红军走了，对外人都说是逃荒在外，不知流落在何方了。

我一进门，就拉住石柱子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柱子！”他慢吞吞地回答我，眼里闪动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好奇的光芒，我的到来，他是不是欢迎，我看不出来。

中年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柱子的舅舅。”接着，他就端出半篮子油炸米糕给我吃，还顺手给了柱子一块。他问我渴不渴，累不累，还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告诉了

他之后，他就又鼓励又教训地说：“小山茶，你做得对，在白色恐怖中做工作，要紧的就是警惕性，不然要出大漏子的。”接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，“游击队派来的姜同志进寨的时候不小心，叫敌人盯了梢，敌人跟到石爷爷家里来，查户口，姜同志说是樟树坪来的亲戚，可是没有想到，查户口的那个保安队副队长就是樟树坪人，一下子就露馅了……”

我听了也不禁暗暗吃惊，我进寨子的时候也说是樟树坪来的，可见，一不小心，就要捅大漏子啊！听到这里，我对“舅舅”的怀疑似乎打消了不少，我认为他讲的是合理的。

“姜同志和石爷爷都被保安队抓走了，他们表现得很坚强，什么也不对敌人说，都是好同志啊！党支部派我以柱子的舅舅来照看柱子的名义，等着游击队的新的指示，这会可等到了！你这么小的年纪，就能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，不简单，嗨，硬是不简单！”

我大口大口地吃着油炸米糕，老实说，我半年没有吃到这样好吃的东西了。但是，我并不是贪吃，而是一边吃，一边听，一边想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对“舅舅”的称赞一点也不感到高兴，对他的微笑一点也不感到亲切，总感到那些称赞、那些微笑都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

“舅舅”见我吃得很香，就叹口气说：“唉！看把你饿成啥样子！山上的生活是艰苦啊！”接着，他又忽然

想起了什么，急忙端来半碗咸菜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知道山上缺盐，你就多吃一点吧，真可怜啊！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，叫山上的同志受苦了，今后我们得想办法多搞点粮盐给山上送去！”

我贪馋地咬了一口咸菜，仿佛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咸菜更好吃的东西了，心想：到了革命成功之后，让我妈妈，让游击队员们，让天下受苦的人，让我，每顿饭都有一点咸菜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“舅舅”还是滔滔不绝地讲着，忽然他轻声地说：“小山茶，你带来的指示呢？快交给我吧！”

“舅舅”说的一切都好像是合情合理的，但是我很奇怪，他为什么闭口不谈取子弹的事呢？也许这件事只有石爷爷知道，在白色恐怖中，党的活动采取了单线联系的办法，一件事情并不是所有党员都清楚的，这件事也还不能说明“舅舅”有什么问题，但是，临下山时妈妈的嘱咐不断地在我耳边响着，我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，我不能轻易把游击队的指示交在他手里。于是，我说：

“我没有带来书面的指示，我的任务就是从石爷爷那里打听姜同志的情况，同时摸一摸镇上保安队的情况。”

“舅舅”的脸色很难看，显出失望的样子，又问了一遍：“什么指示也没有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还是用刚才的话回答了他。

“舅舅”按捺住不快的情绪，在我对面的小竹椅子上坐下来，点上了一支香烟，我看到烟盒是哈德门牌的，这是我知道的香烟中最好的香烟了。敌人能从一根牛皮腰带中，看出游击队员的身份，我能不能从这盒烟中也得出自己的结论呢？我更加警惕了。我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下去。我甚至想到我落在敌人手里，被敌人吊在屋梁上，用鞭子抽打，要我说出游击队的秘密，但我是不会开口的，在第一次下山搞联络的时候，这种决心就下定了，所以我并不心慌。

“舅舅”吸了几口烟，我看出了他在动心思。他不再问游击队的指示了，他像和我拉家常一样说：“紫云山大大小小十九峰，小山茶，你到过哪几个山峰呢？最高的落鹰峰你上去过吗？”

“我爬了很多山，可是，我不知道这些山叫什么名字！”我装出不懂事的样子说。

“噢，”“舅舅”把烟屁股弄灭了，又问，“游击队比上山的时候少了很多吧？保安队整天说经过半年的清剿，把游击队都打光了，顶多也只剩下十几个人了。嘿，净他娘的动摇人心！我们山下的人心里连一点数也没有，有的革命群众信了保安队的话，泄气了。唉！”“舅舅”叹了口气，似乎希望我把游击队的实力说出来，给他鼓鼓劲。

这时我的心是雪亮的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套我，我也不会暴露游击队的真实情况。我皱皱眉头，表示他的

问题很使我为难，我以小孩子特有的那种认真劲说：“妈妈说了，不管对什么人，都不准谈游击队的情况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“舅舅”忽然哈哈地干笑了两声，用手拍着膝盖说，“不错，小山茶的警惕性还真高呢，对！对什么人也不能说，这是铁的纪律嘛。”他的夸奖使我很不舒服，我看得出他是在做戏。

然后，他收住了笑容，认真地对我说：“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报，要尽快报告游击队。保安队的人，今天调到城里去了，现在石塘镇上只剩下了十几个人了，是个袭击的好机会，我们可以把石爷爷和姜同志救出来，还可以缴获些武器和弹药。”

小柱子一听，也很高兴，他恳切地说：“山茶姐，你快给游击队报信吧，打死白狗子，救出爷爷来！”

我也做出很高兴的样子对“舅舅”说：“你快写吧，我带回游击队去！”

四

“舅舅”写好了情报，在篮子里放了半篮子米糕，把情报放在一块米糕里。然后关切地问：“你敢走夜路吗？情报不能送晚了，保安队后天就要回来了，最好明天晚上就动手！”

我说：“敢！”

他说：“那好，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，等天黑了，